

“忍破車”如是說

如是我聞，如是你看，一時，福爾摩沙有一位“忍破車”，他是一位三十多年來總是很“忍”心的開著一部“破”舊老“車”的平常人，他和生來就是「最尊貴」的“仁波切”不一樣，也不是一位「志業廣大」的“上人”。他有許多另類的看法和過去、現在、未來的人也相同，不過，他敢先說：

“忍破車”說：「當悉達多王子選擇“棄王就聖”以後，本來就不需要華麗的宮殿；當龐大而且豪華的佛殿充斥在各名山好水時，修行人只好變成天天擦拭那些冷漠石片地板的辛勞僕人。」

“忍破車”說：「古代的雅利安人並不崇拜偶像。可是當希臘人的後裔將佛陀偶像化了以後，佛教徒從此膜拜石像，也不再尋找他的自己心了。」

“忍破車”說：「當佛像長得像帝王的時候，覺悟的教法就漸漸隱沒了。但是人民的向心力就會集中到帝王身上，所以各國佛像的臉都要長得不一樣。」

“忍破車”說：「當各國的帝王下令廣建寺廟的時候，他們不是為了覺悟，他只是想操控宗教。」

“忍破車”說：「當游牧人民的財富都集中到寺廟時，他們就窮得無法造反。」

“忍破車”說：「當信仰佛教很久的亞洲國家，都是生活落後的國家；而信仰基督教的歐洲國家，人民生活都很富裕。」為什麼？

“忍破車”說：「當全球經濟不景氣，“泰國僧侶最高理事會”早就下令各寺廟不得再興建任何寺廟時，而台灣各山頭大師蓋廟的志業為什麼還一直不能停息？」

“忍破車”說：「當聖上無限英明時，古代的“拓提寺”，就被唸成“招提寺”。」

“忍破車”說：「當法師提倡要興建華麗的佛殿時，正是覺悟的教法沒落的時候。」

“忍破車”說：「當佛教被說成是要膜拜就會有加持力的時候，覺悟的教法就漸漸聽不到了。」

“忍破車”說：「當信徒過度寵壞出家人時，鼓勵佈施就能獲得天大功德的言語便到處傳播著。」

“忍破車”說：「當大肆宣傳信徒供養三寶有無上功德的國度，反而培養成人民愛賄賂的習俗，同時讓貪官污吏增加了特別多。」

“忍破車”說：「當巨大而且金碧輝煌的佛塔雙眼漠視著貧窮的信徒時，佛法已經遠離了人心。」

“忍破車”說：「當供在王宮裡的翡翠玉佛還沒有涅槃的時候，中南半島諸國的爭端仍會存在。」

“忍破車”說：「當帝王昏庸時，“彌勒淨土”的信仰就會被提起；當戰亂有一段時間以後，“極樂淨土”的思想就會大大流行。」

“忍破車”說：「當南宋的子民跟著皇帝改信道教以後，遼、金奉行佛教“八正道”的修行指標就變成了“胡說八道”。」

“忍破車”說：「當戰袍換成袈裟，鈴鼓取代戰鼓以後，西藏人、蒙古人的確變得很柔順。」

“忍破車”說：「當西藏人、蒙古人手中的轉經輪持續在轉，還沒有停下來的時候，元、明、清各朝的帝王晚上總是睡得很安穩。」

“忍破車”說：「每一個人都是“再來人”，從有人類以來，我們不知來了多少趟。但是蒙藏地區有很多團體都說他們找到了“轉世者”，所以乾隆皇帝不得已設下金奔巴瓶，以抽籤的方式來看看誰夠好運能當上。」

“忍破車”說：「當蒙古人開始想要讀通《乾隆大藏經》，必須花上一輩子時間的時候，正是“乾隆盛世”的開始。」

“忍破車”說：「詩曰：都早年來積學問，更曾討疏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多年枉作風塵客。那就是集天下精英於一處，讓他們皓首窮經的妙招，也是執政者最大的心願。」

“忍破車”說：「當面對龐大無數的經藏，窮一生都讀不完時，簡單且直指人心的教法就不會有人相信了。」

“忍破車”說：「當龐大又複雜的《大藏經》擺在眼前，誰人也讀不通時，就開始流行著“唯有一句窩米陀福代表三藏十二部”的安慰話。」

“忍破車”說：「當佛陀的教法都變成只是師父的教法以後，覺悟的道路上也就熄滅了所有路燈。」

“忍破車”說：「當全世界的信徒都會唸 Amitabha 的時候，為什麼台灣的和尚仍然堅持要信徒唸“歐米陀福”？」

“忍破車”說：「當全世界的人都明白此去西方十億佛土，只是繞了地球好幾週，還是會回到原點時，有人竟然還搞不通；當全世界的人都明白離開地球進入太空，對西方已失去了準頭，竟然不了解西方原來只是在心中。」

“忍破車”說：「當全世界的和尚都沒有點戒疤的時候，為什麼台灣的和尚仍然堅持要繼續點戒疤？」

“忍破車”說：「當出家人還在頭上燒戒疤時，忽必烈大帝的陰謀依然存在。」

“忍破車”說：「當漢僧的頭上燒越多的戒疤時，神通力就不再呈現，唸佛往生的法門也就非常盛行。」

“忍破車”說：「燃身說要供佛，可是佛需要聞你那臭皮囊的燒焦味嗎？」

“忍破車”說：「當年天氣炎熱，僧眾凡俗群集下，燒香用以除去臭穢；今人卻說應該燒上等好香，用以上供諸佛。」

“忍破車”說：「當年佛陀令諸弟子以“智慧火”燒“解脫知見香”，為能供養十方諸佛之譬喻；今人特意購買珍貴沉檀以為燒此香等，或燃身、燒疤用以供佛。愚癡！可憐！」

“忍破車”說：「當承認以前錯誤的時候，那自己豈不是承認自己就是笨蛋，自稱開了智慧的人當然就要堅持錯誤下去。」

“忍破車”說：「當末法以及末世的思想大大傳播以後，人人都會緊張得來信仰，於是教士的手頭都會變得很寬鬆。所以，年年都會是末世將來臨的時機，……這樣已經被教士們喊了二千年了。」

“忍破車”說：「當有些法師將“末法來臨”的念頭一再灌輸給信徒時，目的仍然是想告訴信徒，即使是徒有虛名和形象，信眾仍然要尊敬他們。這種把戲早在一千年前的日本演出過。」

“忍破車”說：「當咒語的音聲變得很錯亂的時候，就是天魔最稱心大快、樂翻天的時段。」

“忍破車”說：「當他一再說西康的阿婆把“吽”（ ）唸成“牛”也沒關係時，那正是他還搞不通咒語的藉口。」

“忍破車”說：「當全世界的法師都知道咒語的真義時，還一直宣稱“五不翻”的重要性，那正是他仍然還沒有學到梵語的時候。」

“忍破車”說：「當你從名師他那裡只學到恐懼受報、業障深重、無間地獄……，並且開始全心全意依賴他的時候，佛法已經遠離了。」

“忍破車”說：「當你一直追逐受灌頂，灌到全身濕淋淋的時候，你也忘記了什麼是“心外求法”。」

“忍破車”說：「當師父們的志業一再無限的擴充，信徒的生活變得越來越貧困。當志業變成了企業時，信徒也漸漸遠離了，師父們也開始學習俗人跑三點半了。」

“忍破車”說：「當喜歡說夢話、神話的大師到處宣說神通時，你要小心你的口袋。」

“忍破車”說：「當名師說他能讓你遠離地獄，保證你能往生淨土時，你也要小心你的口袋。」

“忍破車”說：「當大師說要廣度眾生，必須要新建、修建大殿時，你也要小心你的口袋。」

“忍破車”說：「當有人自稱他是某某佛降世時，你也要小心你的口袋。」

“忍破車”說：「當師父說了“黃金是毒蛇”的故事好幾遍時，你要曉得師父已經準備要蓋大廟了，同時你也要看緊你的口袋。」

“忍破車”說：「當大師大聲宣說“諸行無常”以後，緊接著說要興建一千年也不會毀壞的佛塔時，你難道不會產生疑問？」

“忍破車”說：「當古代的人們瞭解了禪法的真義，眾生平等的口號開始提出時，帝王就會想辦法讓宣說“因果輪迴”的婆羅門的階級教義重新發揮。」

“忍破車”說：「當唐憲宗迎佛骨後第二年，他就死了；當台灣迎來佛牙後第二年，就發生九二一大地震。」為什麼？

“忍破車”說：「當他一直強調禪宗“斷臂求法”的故事時，他是別有用心，另有目的的。」

“忍破車”說：「當你不敢相信自己時，你會去相信很多位師父；當你不必相信師父時，你就可以自度。」

“忍破車”說：「當必須理光了頭成為出家人以後，為什麼天天要膜拜還留著長頭髮的佛、菩薩。」您知道嗎？

“忍破車”說：「當西元 1200 年穆罕默德·巴哈帝瓦攻下那爛陀寺時，處死了所有光頭的出家人，佛教就不在印度存在了；留頭髮的婆羅門祭師卻倖存下來，於是印度教至今還存在印度。」怎麼護法神不再幫佛教了呢？

“忍破車”說：「當釋迦牟尼佛被收編成為印度教主神毘濕奴的第九個化身之後，佛教就在印度不見了。」

“忍破車”說：「當大力嘶喊“眾生平等”的時候，長老比丘尼還必須向年輕的比丘頂禮。」誰知道？

“忍破車”說：「當佛陀在世時，四眾一律平等，凡是學佛弟子的團體就稱為“僧伽”(samgha)，並沒有出不出家的分別，後來卻都是唯有出家者獨尊。」為什麼？

“忍破車”說：「還自稱是“貧僧”的人，仍然搞不懂“僧”指的是團體，不能代表個人。」

“忍破車”說：「當街頭那些算命的相士還自稱是禪門居士時，禪法應該還沒有開始

在當地流行。」

“忍破車”說：「當禪宗大大流行以後，說法堂門前的荒草會有三尺高；當禪法不流行的時候，佛殿前的地板光滑得可當為明鏡。」為什麼？

“忍破車”說：「當直指人心的教法一說出後，廟堂前的荒草就會有三尺高；當求庇祐、求加持、求消災等等的法事一再地舉辦時，大殿前的石版就變的十分的光亮。所以誰要說覺悟的教法？」

“忍破車”說：「當師父說佛經要唸幾千遍會有無上的功德時，小心那部經正是他還搞不通的經典。」

“忍破車”說：「應該是讀懂佛經，比唸誦佛經更好，也就是懂經比誦經更有功德！」

“忍破車”說：「當候選人去拜訪宗教大師時，他眼中看到的只是選票，你不必以為他真的會成為你的師兄、師姊。」

“忍破車”說：「因為政客、候選人需要選票，大師擁有唯命是從的信眾，所以政客、候選人就非常需要皈信大師。」

“忍破車”說：「當第四台的大師還在說瞿答摩小王子是從他母親的右腋下出生的神話時，那這個大師還搞不清楚什麼是般若空性。」

“忍破車”說：「當一批批最尊貴無比的“仁波切”一再往返當地時，當地的信徒正是生活最富裕的時候；當一批批最尊貴無比的“仁波切”再也不來當地時，當地已經變得不景氣了；當不景氣的時候，還是繼續關心當地信眾的“仁波切”，你才可以去親近他。」

“忍破車”說：「當“般舟”（pratyutpannas-smadhi，佛立在前面的三昧行）被當成一條船，“盧雞”（loke，世間）被說成是盧家養的雞時，那麼“路計”（loke，世間）又是什麼東東？梵語還是被忽略著；如此就會解釋因為佛在西方，那麼南方當然沒有阿彌陀佛，所以要唸南無（namo）阿彌陀佛了。」

“忍破車”說：「當每一位成就者都是佛、菩薩轉世而來的，那你學佛做什麼？」

“忍破車”說：「當年佛陀引一切山河大地草木等種種雜物起無量無邊譬喻，隨眾生千差萬別之心門用以引入覺悟一乘；後世之人卻刻意將該等種種心外之物，用來裝模作樣以為如此將得成佛。」

“忍破車”說：「當年觀自在菩薩說《般若心經》為令眾生證悟佛性；今世之人卻說在觀自在菩薩像前勤唸《般若心經》有無量功德。這好似在教授之照片前面，將教授的著作大聲地唸幾遍，就以為如此一定會順利畢業的愚癡行為。」

“忍破車”說：「當年佛陀說“實無有眾生可度也。”；後世的大師卻說他要度盡眾生。經云：眾生識心自度，佛不能度眾生。若佛能度眾生者，過去有恒河沙數般無量諸佛，為何我等現今仍在娑婆？」

“忍破車”說：「經曰：眾生無有生，亦復無有壞，若得如是解，當成無上道。作空中佛事，度如幻眾生。因此迷時師度，悟時自度。所以誰說僧人可以度眾生？」

“忍破車”說：「當年無塔，佛告僧俗令覺慧巡繞身心，念念不停，得至涅槃；後世之人到處建塔，唯執外求，不曾內行，專門繞世間塔，徒自疲勞，而於真性一無益處。」

“忍破車”說：「學佛之人應超恒河沙數般貪、瞋、癡三毒惡念，名為超三大阿僧祇劫；今人不解，卻說成佛要經歷三大阿僧祇劫般之遙遠年代，如此疑誤行人，真是冤枉。」

“忍破車”說：「出家乃是為求出生死枷；諸佛涅槃為在無妄想處。」

“忍破車”說：「古人念佛乃使念念不離覺性；今人唸佛念念為求往生。」

“忍破車”說：「當台灣送到藏區的西藥被讚為甘露；當喇嘛加持的藥丸，被台胞相信為甘露時。那什麼才是真正的甘露？」

“忍破車”說：「當大學畢業以後就停止思考，就無條件的、乖順的接受剛剃度出家人的話，完全喪失判斷的智慧，那是純還是蠢？」

“忍破車”說：「學佛者沒有專家，要知道所謂“專家”是專門害死人家、專門說人家。」

“忍破車”說：「大家都已經知道的“知識”叫做“常識”；重複不斷的相同“經歷”，比不上無數次錯誤修正過的“經驗”。所以學歷不如經歷，經歷不如經驗。」

“忍破車”說：「密宗根本十四墮中有一條：不可輕視自、他宗派，他宗派皆菩薩說。所以耶穌就是菩薩，不可因宗派不同而排斥。」

“忍破車”說：「當寺廟蓋得越富麗堂皇，而寺廟附近的社區仍處處有矜寡貧窮的人時，這樣的廟中的師父是傳不出真正的佛法的。」

“忍破車”說：「當電台的一些王祿仔仙(電台賣藥者)也剃度出家時，你很難相信他們的職業習慣會忽然改變。」

“忍破車”說：「當政府官員還搞不清楚什麼是佛法時，他們很容易被神棍所聚集的群眾數量所迷惑，以為人多處的佛法就正確。」

“忍破車”說：「當強調印堂中心長有多根黑色的長毛，表示那是修得高深密法的成就。那麼佛陀當時的成就者，或者蓮華生大士和他的高徒，人人是否都是如此？」

“忍破車”說：「當特別強調信、願、行，而不主張依信、解、行、證的次第。就可以用來區分宗派的不同，知道傳法人對覺悟教法的程度了。」

“忍破車”說：「強調罪業的救贖，最容易讓信眾相信，也最容易產生一批批狂熱的信徒群。」

“忍破車”說：「人類發明了宗教，於是宗教便需要大量的僧侶。好比人創造了上帝，上帝當然需要大量的基督徒。」

“忍破車”說：「本來在天竺地區，證悟者就稱之為佛陀。可是僧團說今世的佛陀只能是釋迦牟尼佛，所以許多智慧的語言要出現在大藏經裡，當然在前面要冠上“如是我聞”。」

“忍破車”說：「當一位托鉢化緣不如意的出家人灰心的自殺以後，那些擁有龐大經濟資源的寺廟，能夠挺身而出，不再限制掛單的時候，這位出家人的“犧牲”是值得的。」

“忍破車”說：「當賴佛維生的文物流通處生意興隆的時候，出家師父來往絡繹不絕，茶葉量的消耗大增，你看到佛法的興旺只是表面，那只是金融流通的一個假象。」

“忍破車”說：「如果佛、菩薩是貪官污吏，那麼你要天天供養他們，否則他們會處罰你。佛、菩薩是寬宏大量的，你不供養他們，他們也不會降罪餘你。」

“忍破車”總是說：「當大家都不再稱唸“拿摩本師釋迦牟尼佛”的時候，會變成什麼樣子？」誰知道！

“忍破車”說：「當……。當……噹！噹！……」

當您對以上的說法，還意猶未盡，您就不必小心您的口袋；麻煩您打開這本書，您會找到許多更新鮮的笑話。

本書的書名是《建寺文化的迷失與覺醒》，由台北市商鼎出版社印行。

“有人”如是問，於是“忍破車”如是答：

“有人”問：「知道前生重要嗎？」“忍破車”答：「知道今生如何修行才最重要。」

“有人”問：「蓋廟、救濟、朝山、焚炷、……與發菩提心（智慧內修）何者為先？」

“忍破車”答：「應以覺悟內修為先。」

“有人”問：「神通超能力重要嗎？」“忍破車”答：「能吃也能大便就是神通，舉杯喝茶就是超能力。」

“有人”問：「佛經可以懷疑嗎？」“忍破車”答：「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

“有人”問：「師父的話可以懷疑嗎？」“忍破車”答：「若師父一直都說不了義——“權說”的內容，當然要大大懷疑。」

“有人”問：「因果業報可轉否？」“忍破車”答：「定業若不可轉化，則學佛無益，但學佛可求得重罪輕受。」

“有人”問：「因果真的不昧嗎？」“忍破車”答：「如是因，則如是果，是逃不掉的鐵則。凡事報應不爽，無法免除，行善則重罪輕受而已。」

“有人”問：「結婚、不結婚如何過一生？」“忍破車”答：「應該想如何正確的學佛過一生。」

“有人”問：「學佛十多年、二十多年為何仍感到恐懼？」“忍破車”答：「那是只想以金錢去換取心安，當然恐懼、恐慌永不停息了。」

“有人”問：「末世眾生智慧是否低下了？」“忍破車”答：「佛法沒有末世，也沒有末法，何況現世仍有許多覺悟者。」

“有人”問：「外教是否有開悟者？」“忍破車”答：「外教有許多菩薩化身者，尤其許多頂尖科學家，智慧並不下於菩薩。」

“有人”問：「佛陀是印度人，唸經時應以廣東話或閩南話或普通話唸，佛才聽得懂？」

“忍破車”答：「用心念，而且任何語言心中的佛陀都會聽到。」

“有人”問：「四眾弟子地位平等嗎？可以相互修學嗎？」“忍破車”答：「因為“眾生平等”，所以絕對平等，不是“僧尊俗卑”，完全無有高下，而且應相互修學，使佛法更興隆。」

“有人”問：「出家以什麼為師？在家以什麼為師？」“忍破車”答：「出家以所受的戒為師，滿十年才可收徒；在家上師則以密法為師。」

“有人”問：「行善重要或者覺悟重要？」“忍破車”答：「明心見性最重要，《金剛經》說明白一切唯心造，比造恒河沙數佛塔更重要！」

“有人”問：「什麼是輪迴的根源？」“忍破車”答：「放不下，惦念利、衰、毀、譽、稱、譏、苦、樂、罪、福、財、色、名、食……，都是臨終撒不下手的念懷。」

“有人”問：「為親人作法事，要如何才最有效？」“忍破車”答：「要了解經懺真義，以心念波去感應亡者才最有效，請人代唸效果很差，不如親屬自己唸。」

“有人”問：「吃素，捐獻，指定宗廟救濟，……有什麼功德？」“忍破車”答：「無關乎功德，別有居心故！好也只是求得未來的人天福報罷了。」

“有人”問：「學佛者一定要忍他、讓他、不理他，然後看他如何嗎？」“忍破車”答：「正所謂姑息則養奸，放任只是斷絕他人成長的機會。怎可不理他？」

“有人”問：「如何過一天？」“忍破車”答：「人生難得，抱怨、憂愁、計較過一天，不如釋懷、快樂、容忍過一天，因為不要自我萎滅心光。」